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瑞典〕斯文·赫定(Sven Hedin) 著 赵清译 杨迅 审校

帝王之都——热河

Jehol-Kejsarstaden

帝王之都 —— 热河

瑞典「斯文·赫定(S. Hedin)」著 赵清译 杨迟 审校

Jehol-Kejsarstaden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帝王之都:热河/(瑞典)赫定(Hedin,S.)著;赵清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1

ISBN 978-7-5117-0748-2

I. ①帝…

II. ①赫… ②赵…

III. ①游记-承德市

IV. ①K928.92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13147号

帝王之都:热河

出 版 人 和 龔

责任编辑 郑 锦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36号(100032)

电 话 (010)66509360(总编室) (010)66509353(编辑室)
(010)66161011(团购部) (010)66130345(网络销售)
(010)66509364(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 数 260千字

印 张 11.125

版 次 2011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49.00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出版委员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大正 于 沛 宋成如

成崇德 李文海 陈 桦

邹爱莲 孟 超 徐兆仁

戴 逸

“编译丛刊”编委会

主 编 于 沛

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美) 孔飞力 王大庆 王 江

田晓秋 (法) 巴斯蒂夫人

(德) 达索彬 (俄) 米亚斯尼科夫

宋政惠 刘 东 张西平

(英) 吴芳思 杨念群 赵世瑜

耿 昇 徐 浩 徐思彦 钱乘旦

虞和平 戴 寅

Jehol-Kejsarstaden

总 序

纂修清史是我国新世纪标志性的文化工程，它包括 3000 余万字的清史主体工程及文献、档案整理和编译工作。广大史学工作者正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努力做好清史编纂工作，科学总结历史经验，继承和弘扬民族文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世界各国从分散发展到趋于一体，大抵从 15 世纪、16 世纪开始，直至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形成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和世界体系。清朝从 1644 年到 1912 年共延续了 268 年，这是世界历史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的转折时期。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却依然以“天朝大国”自居，闭关自守，使封建社会的中国越来越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洋枪洋炮面前不堪一击；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在 18 世纪世界历史的大变局中，康乾盛世不过是中国封建社会“落日的辉煌”，而到 19 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清朝日益衰颓，已奏起了“落日的挽歌”。因此，研究清史，确定它的基本内容，以及确定研究它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方法时，不能脱离清王朝社会发展过程中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

在编纂清史时要有世界眼光，这已是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

识。不仅要把清史放到世界历史的范畴中去分析、研究和评价，既要着眼中国历史的发展，又要联系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而且还要放眼世界，博采众长，搜集和积累世界各国人士关于清代中国的大量记载，汲取外国清史研究的有益成果，为我所用。正是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决定编辑出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以下简称“编译丛刊”）。

清朝建立之初，与世界各国曾保持着一定程度上的接触。后来中国的大门一度被关闭而后又被强行打开，这期间，外国的传教士、商人、外交官、军队、探险家、科学考察队蜂拥进入中国，东方古国的一切都使他们感到惊奇。基于种种不同的目的，他们记录下在华的所见所闻。这些记录数量浩瀚，积存在世界各国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或私人手中，成为了解清代近三个世纪历史的珍贵资料。由于西方人士观察、思考和写作习惯与中国人不同，他们的记载比较具体、比较广泛、比较注重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方面，因而补充了中国史料记载的不足。“编译丛刊”将从中选取若干重要资料译介绍给国内的读者；对早年问世的具有开拓性、奠基性价值，但不为中国学术界所熟知的作品，我们也将同样给予关注；此外，对反映当代国外清史研究新的学术思潮、前沿问题、热点问题和重要成果的学术专著，“编译丛刊”也将及时地介绍给中国学术界。

从中国史学的历史与现实出发，有选择地介绍国外新史学的一些理论与方法是必要的。如西方历史学家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学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了”，主要是强调扩大历史学家的视野，拓宽历史研究的选题；又如提倡“自下而上的历史学”，努力将社会精英的历史变成社会大众的历史，将千百

年来隐藏在历史幕后的社会大众推上历史的前台。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研究整体化趋势的推动下，出现了一系列历史学分支学科，如社会史、人口史、民俗史、新经济史、新政治史、心理史、社会生态史、环境史、妇女史、城市史、家庭史等等，对于纂修清史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这些都将在“编译丛刊”的作品中有所体现。

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不同文明间不断交流和融合的历史。任何国家的文化都是通过与异质文化的对话和交流获得营养，从而不断发展壮大。纂修清史必须排除闭关自守的文化排外主义的干扰，破除中西对立的僵化思维方式，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对待国外清史研究的一切成果，因为它们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愿“编译丛刊”在新世纪中外文化交流的广阔背景下，作为一座科学的桥梁、友谊的桥梁，为纂修清史做出更多的贡献。

于 沛

2004年5月

译者序

斯文·赫定的热河之行与普陀宗乘之庙

斯文·赫定(1865—1952)对于中国人来说或许并不陌生,这位瑞典著名探险家和地理学家因发现楼兰古城的遗址,令中国人记住了他的名字。他的贡献不仅于此,他一生与中国关系密切,曾经多次深入中国西部的沙漠地带和高原地区探险考察,足迹遍布新疆、西藏、青海、甘肃、内蒙古等地。他所著的书籍《亚洲腹地旅行记》、《我的探险生涯》,是在中国最为人熟知的两部作品。此外,他还著有《穿越喜马拉雅》、《丝绸之路》、《亚洲腹地探险八年》、《亚洲腹地旅行之科学成果》等著作,总计51卷。

1930年6月25日,斯文·赫定从北京驱车前往承德(热河),在承德逗留十个日夜,写下了《帝王之都——热河》一书。这本1931年在瑞典出版的反映北京、热河等地20年代原貌的书籍,不同于他众多的探险和科考类书籍。《帝王之都》一书不仅详细记述了斯文·赫定一行从北京到承德的旅行以及在承德的所见所闻,而且通过收集和翻译大量中外文献资料,将清朝帝王在避暑山庄的生活真实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正如斯文·赫定在书中所言,他此行承德的目的是复制

承德普陀宗乘之庙中的万法归一殿。斯文·赫定曾想将万法归一殿拆卸并移往美国芝加哥，参加在那里举办的博览会，但国民政府经过慎重考虑后表示不能同意。最终，斯文·赫定和他的资助者决定在芝加哥按照1:1的比例复制普陀宗乘之庙内富丽堂皇的金殿——万法归一殿。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亲自绘制图纸，并亲赴美国监督复制品的搭建还原工程。在芝加哥博览会上，万法归一殿的复制品引起了极大轰动。

正因有了这样一个契机，斯文·赫定才得以来到承德这座中国清朝的“皇帝之城”，也正是这次热河之行，孕育了这本精彩的《帝王之都——热河》。

1930年6月28日，来到承德后的第一天，斯文·赫定一行便去往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普陀宗乘之庙。斯文·赫定对参观这座庙宇时的感受有细致的描述也在情理之中，不过在翻译此书时，还是不禁为书中华丽的辞藻和极尽细节的描写感到惊讶。仅用来形容庙宇气势恢宏、富丽堂皇、精致优雅的词语就有二十多个，足见斯文·赫定在面对这座庙宇时所感受到的震撼以及发自内心的由衷赞叹。斯文·赫定通过对数据精确的记录和对细节的描写，令整座寺庙建筑跃然纸上。书中更配有二十多幅该寺庙的珍贵老照片和四张作者手绘写生图，配合着精妙的文字，将这座艺术瑰宝展现在读者面前。作为当年的欧洲读者，见到这些文字和图片，一定会引发他们的无限遐想吧。

接下来的日子里，斯文·赫定还参观了须弥福寿之庙、伊犁庙（即安远庙）、普乐寺、普宁寺、罗汉堂、殊像寺和溥善寺、溥仁寺（最后两座寺庙书中只提到名字，并没有任何对建筑和内部佛像的描写）。因此，这本书不仅对热河所有寺庙和避暑山庄

做了简单的描述，而且作者在书中浓墨重彩地描写了两座寺庙——普陀宗乘之庙和须弥福寿之庙。

普陀宗乘之庙是承德众多庙宇中最宏伟的一座，也是斯文·赫定热河之行的目标，而须弥福寿之庙则是外八庙中由皇家建造的最后一座寺庙，因此在技术手法、艺术造诣方面都更加炉火纯青，汉、藏两种风格的建筑也更加完美地融为一体，使得这一以藏式建筑为主体的寺庙显得更加雄浑完美，也更加精致细腻。不过，由于参观须弥福寿之庙（行宫）不是斯文·赫定此行的主旨，因此行宫虽然占据了书中的一个章节，但作者并没有着力描写，只是与其他庙宇一样一笔带过，只怕真正的目的还是要带出后面他想深入探究的历史事件——六世班禅进京。承德外八庙的其他建筑对一个探险家来说也是极具吸引力的，既然千辛万苦来到承德，斯文·赫定是决不会与这些庙宇擦肩而过的，在他的书中也能够找到他的足迹遍布这些寺庙的见证。他似乎对安远庙中的度姆像、普乐寺中的欢喜佛、普宁寺中 72 尺高的巨型大佛、殊像寺中的大肚弥勒佛有着深刻的印象。这些寺庙和佛像分别在书中第四章和最后一个章节中有大段的细致描写。

斯文·赫定在外八庙中唯独选择了普陀宗乘之庙和须弥福寿之庙着重笔墨描写绝非偶然。首先，这两座寺庙的建造都比较晚，它们在建筑手法运用方面更加纯熟，艺术造诣更高，汉式建筑装饰手法和藏式建筑主体被浑然天成地融为一体。其次，它们的建造也有着极为丰富的历史背景，都是仿造西藏两位最高宗教权力人物的宫殿建造的。普陀宗乘之庙仿造达赖喇嘛在拉萨的宫殿布达拉宫修建，因而被民间称为小布达拉宫。这座寺庙是为了庆祝乾隆皇帝六十寿辰和其母皇太后八十大寿修建的，同时这座

庙的修建也见证了史无前例的土尔扈特部族迁徙。须弥福寿之庙的修建则是仿造班禅喇嘛在日喀则的宫殿扎什伦布寺修建，它见证了六世班禅来热河觐见乾隆皇帝、为皇帝庆贺七十大寿这一重要的历史事件。土尔扈特人的回归和六世班禅觐见乾隆皇帝，是清王朝民族统一政策中极为重要的事件，同时，这两个事件也是斯文·赫定感兴趣和熟悉的领域。作为著名的探险家和地理学家，斯文·赫定多次到新疆、西藏、青海、内蒙古等地探险旅行，而这两座寺庙正好为他提供了空间，得以叙述发生在这些地域上的历史事件。

斯文·赫定在书中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对热河庙宇的欣赏和赞叹之情是溢于言表的。然而对于这些庙宇的未来，他也表现出了深深的担忧之情。在用华丽的辞藻赞美庙宇和建筑的同时，他也一次次地提到琉璃瓦之间的杂草和到处可见的灌木。他还描述了当时庙中所剩无几的喇嘛的落魄情形。

斯文·赫定曾经一直庆幸能够有机会将万法归一殿复制，他甚至认为，复制该建筑是将这一建筑瑰宝最终保存下来的唯一途径。那些为了复制搭建万法归一殿而按照 1:1 比例复制的部件，现在还存有 26000 多件，保存于斯文·赫定基金会仓库中。而斯文·赫定如果地下有知，看到当年那些凄凉破败的寺庙在原来的土地上光辉熠熠，也会深感欣慰吧。

《帝王之都——热河》一书总共十三章节，其中只有四个章节的叙述方式类似斯文·赫定以往的游记作品，是与这次热河之行紧密相连的。不可否认的是，对于中国学者，这四个章节的文字是最值得深入研究的。然而，如果全书都采用这种记述方式，对于当时这本书的受众群体——外国读者来说，一定是味同嚼

蜡，甚至是晦涩难懂。于是，这本书采取了一个很好的平衡方法，不仅详尽记述了此行热河的所见所闻，细致描写了热河的重要建筑，同时也穿插了围绕着热河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清王朝的重要人物，使得全书生动自然，如同一本清王朝历史的综述。书中涉及了三个发生在清朝时期的重大事件，即土尔扈特东归、班禅喇嘛觐见乾隆皇帝和马嘎尔尼率领的英国使团来华，而这三大事件都与热河息息相关，出现在书中并不觉得突兀。斯文·赫定翻译了大量中国史料，用自己独特的视角将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这两位对热河影响最为深远的帝王展现在读者面前。为了增加该书的趣味性，斯文·赫定还翻译了中国近代小说中的一些章节，为读者呈现了香妃、和珅、嘉庆、咸丰和慈禧这几位清王朝广为人知的人物。

虽说斯文·赫定是探险家、地理学家，然而通观全书，作者亲身经历的描写不过十分之一，其余的部分都是他根据收集的中外资料整理出来的。不过，本书的一大珍贵之处在于很多中国史料是第一次被译成外文展现在西方人面前，斯文·赫定本人对此也颇为得意。斯文·赫定的确有理由为此感到骄傲，全书大量引用中文史料，而其间出现的翻译偏差也只不过寥寥几处，即使是今天翻译这些资料，能够做到这个程度也十分不易，足见当年斯文·赫定对待科考研究的态度是怎样的认真。

斯文·赫定绝不是第一个被热河这些宏伟的寺庙所吸引的外国人，但像如此不惜笔墨对其详加描写、配上图片和写生图、翻译寺庙碑文、认真探究其修建始末的，他应该算是第一人了。正是《马可·波罗游记》令西方知晓了东方的这个国度，而斯文·赫定的《帝王之都——热河》一书，也必将向西方展开一

幅描述热河和中国清朝历史的惟妙惟肖的画卷。但斯文·赫定作为一名西方的旅行家，对清朝政府与少数民族地区的关系方面，尤其是在西藏问题上，在本书中有作者站在自身的立场对其进行的解读，未能反映客观的历史事实，在翻译过程中之所以仍被保留下来，一是为该书的完整性，二是为了让中国的读者了解70年前的西方人是如何误读中国历史的。这也是本书的遗憾之处。

《帝王之都——热河》一书曾被译成多国语言，这次该书在沉寂70多年后，得以从瑞典语直接译成中文版本并呈现在读者面前，有赖于多位独具慧眼的人士对该书的发现和为该书的奔走，以及承德市人民政府和国家清史编委会对翻译工作的重视和支持。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得到了杨迟教授和吴胜钟先生对语言的不吝指教以及多位朋友的热心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为方便读者查找相关历史资料，对相关热河和清史进行研究，对史料做了还原处理。多数清史资料摘自《清实录》和《钦定热河志》。同时，为方便读者对照斯文·赫定瑞典语版本的翻译情况，书中仍然严格按照瑞典语原文译成白话文，清史资料原文附在注解或附录中。

赵 清

2008年8月

前言

致温森特·本迪克斯

如果没有我的同胞温森特·本迪克斯先生的帮助，我永远都无法写下这本书。本迪克斯先生居住在芝加哥，他有一个愿望——在斯德哥尔摩和芝加哥各建起一个喇嘛庙的原建筑或者复制品，同时他慷慨地拨出款项，以使我们共同来完成这一愿望。

热河，清朝皇帝的夏宫，那里的喇嘛庙是研究建造原型的最佳之选。但我们无法将其中的某一个拆毁运走，那样做是对这些中国建筑艺术瑰宝的肆意破坏，是对文明的野蛮摧残，而且中国有关当局也从来没有同意过这种做法。因此，我们决定，首先在芝加哥复制热河小布达拉宫中富丽堂皇的金殿——万法归一殿（图1）。在此期间，斯德哥尔摩的工作就要暂时搁置了。

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芝加哥的那座仿制寺庙已经出现在预定位置，同时不计其数的祭礼用品也都被运到，它们是用来装饰和点缀这座金碧辉煌的殿堂的。而为斯德哥尔摩准备的物件总共有两三千件，现在保存在人类文化博物馆里，由叶哈德·林德布鲁姆教授和西格瓦德·林涅博士管理照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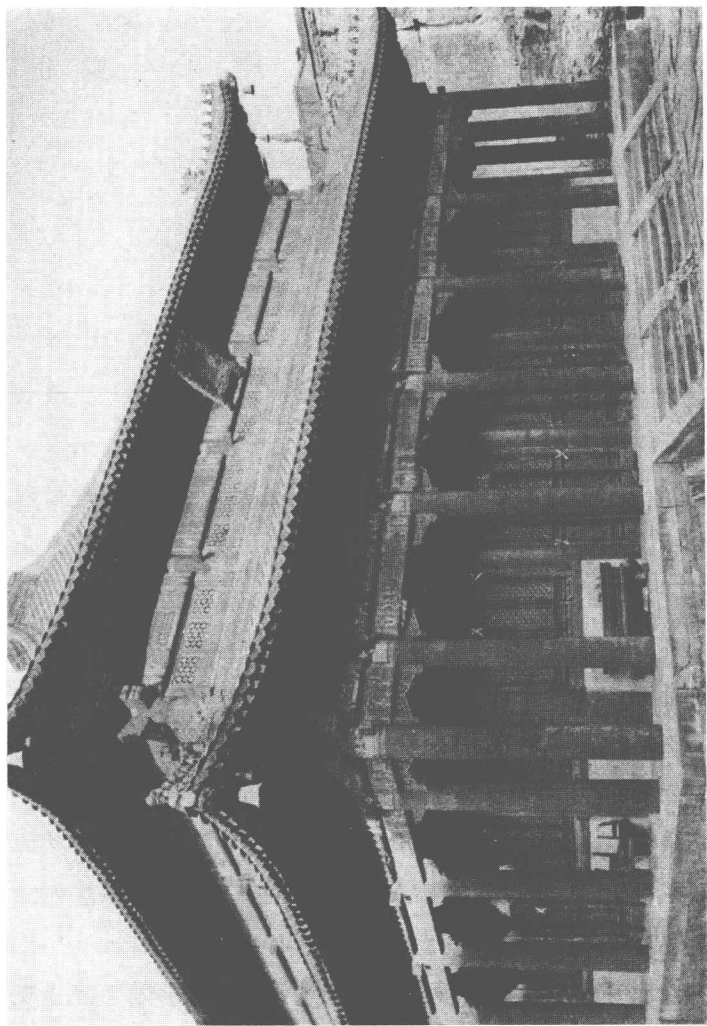


图 1. 金殿即万法归一殿，它的复制品将会在芝加哥被重建。殿顶是鍍金铜顶。柱子是朱红漆柱。横梁和柱子上面都有着精美的雕刻和彩绘。